

田建南教官的故事(下)

· 高興華 ·

五、RB-57D 坎培拉高空偵察機的偵照任務：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田教官調到六大隊第二度重新復編的四中隊，中隊長是盧錫良中校，田教官擔任作戰長，四中隊編制「RF-86E、RF-100A、RB-57A」三個分隊，因為有「RB」及「RF」戰略與戰術兩種不同的機種，因此被稱為第四混合中隊。

民國四十七年農曆大年初一早上，趙廣華駕RB-57A偵照中國大陸山東地區，遭共軍MiG-17擊落，墜入黃海，壯烈殉國。中美高層雙方經歷此一事件之後，決定更換飛得更高更遠的RB-57D型機，盧錫良隊長率原先完訓的組員林佐時、張育保去美國德州的洛佛林基地接受RB-57D的換裝訓練，由於RB-57分隊只剩下盧隊長、林佐時、張育保三人，人數不足以擔負繁重的任務，因此空軍總部後來指派已受過RB-57A訓練的王英欽和甄選合格的田教官遞補缺額，也

前往德州的洛佛林基地受訓。

民國四十八年初，田教官與王英欽完訓回國後，立刻輪值對中國大陸的高空戰略偵照任務。有一次他從長沙進入，經過重慶、成都，到貴陽偵



第四中隊成軍布達典禮，第一排左四為田建南，右一為趙廣華。

照時，突然發現機身前面有硝煙光影，同時，機身有輕微的抖動，於是立刻以手動拍照，後經判讀為空中異物，並有米格機垂直下墜的影像，經由拍攝的照片證明了共軍米格機曾試圖竄上來攻擊，但是終未能爬升到RB-57D飛航的高度，未能得逞，讓他未受到影響，安返桃園。

在隊長盧錫良於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偵照北京之前，田教官被要求先出發佯攻，以試探共軍的準備及動靜。他告訴筆者，那是六月初的一個大熱天，起飛後直奔渤海，飛到六萬呎時，從青島上空進入準備照相，依照計畫，每航行廿到卅分鐘，都要改變航向，於是北上威海衛再轉向煙臺，過渤海後準備偵照旅順、鞍山及瀋陽，但在通過大連時，發現滑油溫度高了起來，用手動調節散熱開關無效，沒多久左引擎溫度過高，他怕引擎起火，慢慢拉回左油門，馬力變小了，飛機維持不了高度，於是決定回航，保持零點七馬赫的速度慢慢轉向海外，準備飛往韓國的美軍基地迫降，從檢影鏡中發現機腹下方有凝結尾，憑著前次的經驗，他

知道共軍飛機只能跟蹤監視，無法對他產生立即的威脅，於是當他的飛機已降五萬五千呎的高度時，他放心的再次開啓滑油散熱開關，看到滑油已回復正常，於是加滿油門，急轉拉升，朝太陽的方向飛去，擺脫了米格機的追蹤，出海後，計算出油量還夠，引擎也正常，於是順利地飛回桃園。這次任務，因為緊急下降及快速



接受RB-57A高空偵察機訓練的中美雙方人員，左起張育保、趙廣華、盧錫良、美方人員、林佐時、王英欽、金懋昶。

子清少校率隊至嘉義空軍基地，接收四大隊移交的P-51型機，開始接受換裝訓練，隔年一月四中隊奉令暫時解散。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一日，第四中隊重新復編，田教官由十二中隊上尉分隊長調到四中隊擔任少校作戰長，中隊長盧錫良要他為中隊設計隊徽，他以紅底黑邊

竄升，以致飛機艙壓劇變，在落地後感到右耳疼痛，經航醫檢查，發現右耳膜穿孔並引發了鼻竇炎，因此上級要求暫時他停飛休養，於是田教官就暫時離開了飛行單位，調到總部新成立的「擎天小組」服務。

隊徽 設計四中隊黑盾

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一日，第六偵照大隊於桃園空軍基地成立，原屬於新竹第八大隊轄下第四中隊改隸為第六偵照大隊，八月十日由中隊長趙

框的盾牌，配上軍刀來構圖，軍刀刀柄的握把顯示出「4」的具體圖像，盾牌中央配上羅馬數字「四」，再次顯示出中隊的番號，同時他將該羅馬字「四」的線條約略變化了一下，呈現出代表偵察機上所配備之相機的圖像，軍刀代表那時隊上還在使用的，由十二中隊移撥過來的RB-57型偵察機，黑色代表RB-57型高空偵察機的塗裝，紅色代表中隊人員對國家的赤



田教官與他設計的第四中隊黑盾隊徽。

膽忠心，盾牌的意象表示全體隊員誓為國家的堅強後盾，因此，又俗稱為黑盾中隊。

筆者曾請教田教官當初在設計隊徽時，為什麼不用羅馬數字「IV」來代表「四」，反而以另外一個平常較不常見的羅馬數字來取代呢？又請問他為什麼要畫上兩把軍刀，而不是像某些隊徽在設計時，都是用一把刀或劍來構圖？教官回答筆者說：「因為小時候在杭州多次看過西洋銅鐘上面的羅馬數字「四」不是「IV」，讓他印象深刻，後來在空軍服務時，也曾見過洋人所戴的手錶中「四」的數字也不是「IV」，因此在設計隊徽時，靈機一動，想到了西洋鐘錶上那個羅馬數字的「四」，同時覺得那個「四」很像以前那種老式照相機的外型，於是就把它運用進去了」。至於兩把軍刀的設計概念，教官反問：「出偵察任務，是空勤人員一個人的事嗎？」筆者一聽恍然大悟，瞭解了教官的設計理念，兩把軍刀除了代表RF-8型偵察機之外，也隱含了英勇無畏的偵察機飛行員，以及勞苦功高、任勞任怨的地勤人員之設計理念，兩方密切配合，才能使任務



RB-57D偵察中國大陸的任務停止後，陳總司令頒發盧錫良、田建南、張育保三人勳章及獎金。

圓滿達成，田教官果真有「紹興師爺」的文采。

根據鄒寶書將軍（已於一〇五年六月去世）的說法，黑盾隊隊徽在RB-57D型機於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停止偵照中國大陸之後，仍一直使用到民國五十七年下旬，四中隊的RF-8奉命停止進入中國大陸後，才由隊上年輕的隊員沈錫琪以紅狐為圖案，重新設計了新的隊徽。民國五十年已調至總部「擎天小組」的田建南教官，在退伍多年後才知道紅狐隊徽的事，這是後話了。

追憶殉職隊友 無限感慨

感情內斂的田教官，與筆者談起當年十二中隊、四中隊殉職的隊友，臉上流露出非常感傷與不捨的表情，語氣也有些激動，他提到與他空軍官校廿七期的同學魯寶瑜、周光遠調入十二中隊以後，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分別在訓練中失事殉職，游健行在偵照長汀時，遭米格十七攻擊，壯烈殉國，孫煥庭在執行偵照福建龍岩任務起飛時因飛機故障，衝入五號跑道頭外面的田裡，為了拉開座艙罩四處推撞，慌亂中拉到了彈射柄，整個人彈了起來，喉管撞到駕駛桿而受傷，加上重摔落地，於送醫途中殉職，當年大家都是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投筆從戎投考空軍官校廿七期的熱血青年，想不到隨政府來臺後，尚未收復故國河山即殉職了，壯志未酬，令他感到非常難過。而盧盛景隊長、王兆湘、唐普慶、唐剛正、梁樹權、余錦澤、金懋昶等隊友的殉職，也讓他感慨萬千。四中隊的隊友趙廣華、王英欽遭共軍擊落殉職，又是兩個令他終生難忘的悲壯故事。田教官告訴筆者，他和趙廣華是浙江同鄉，與王英欽在十二中隊時即是老戰友了，且和王又

彩

頁

彩

頁

一同到美國德州接受RB-57D高空偵察機的訓練，三人來往密切，民國四十七年農曆年前，輪由趙廣華執行RB-57A偵照中國大陸的任務，因為天候的關係，趙廣華一直在待命中，盧錫良隊長時任作戰長的田教官陪伴趙廣華，待命六天之後，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趙廣華駕RB-57A，在滂沱大雨中自桃園起飛，田教官離隊去臺北市休假，並代表趙廣華去臨沂街他未婚妻林小姐的家中拜年，沒想到收假回到桃園隊上之後，竟得知趙廣華殉職的消息，當他再次來到臨沂街，卻是向林家人告知趙廣華為國殉難的噩耗，看到林家人悲淒的神情、號啕大哭的場面，讓他感到生命的無常，卻不知要如何安慰林家人。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七日，王英欽奉命執行偵察北京的任務，在河北通縣上空遭共軍擊落殉職，王英欽的父母無法承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且連愛子的遺體在中國大陸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心情非常的鬱悶、悲傷，田教官說他曾去探望過王英欽的雙親好幾次，兩位老人家一提到已殉職的兒子王英欽，就悲從中來，老淚縱橫，爲了怕刺激、影響老人家的情緒，他後來就不

敢再去打擾了，沒想到後來聽說王家二老在數年後陸續去世，讓他覺得無奈及遺憾。

這些年來，輔仁大學新聞系習賢德老師和筆者透過許多方式查訪，都無法查到當年中共軍方將王英欽烈士的遺體葬在何處，筆者將追查的情形向田教官報告，他以無奈的語氣說：「唉！那就算了吧！」筆者在九十九年十月初向田教官報告，曾於九十六年向桃園地方政府提報前桃園空軍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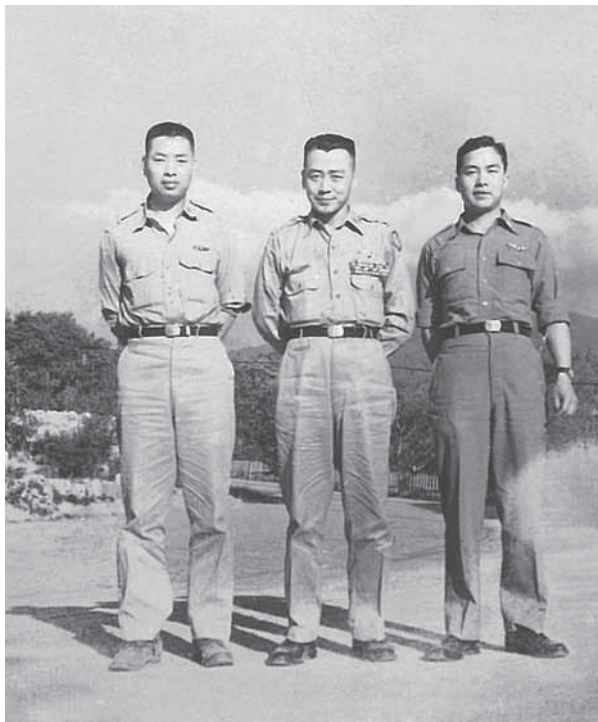
田建南在桃園空軍基地昔四中隊的藍房子內追憶殉職同袍。

地四中隊RB-57特種作戰室藍房子、三十五中隊JCS棚廠、照技隊作業區營舍等，均在九十九年十月獲得地方政府通過審查，登錄為歷史建築，將會被永久保存。他老人家聽後感到很欣慰，筆者更強調，雖然現在的桃園基地已在九十六年四月移撥給海軍，但在國家文資法的規定下，已登錄為歷史建築的老營舍，不會被拆除，是否有意願回到桃園空軍基地去看看，他便高興地說：「日後若有機會的話，真的很想回去看看。」

民國一〇一年一月廿三日，筆者和輔仁大學新聞系習賢德老師，以及該校歷史所研究生沈振宇，在海軍航空指揮部人員的協助之下，陪田教官回到他已離開了五十年的前桃園空軍基地，一進屋內，田教官在已殘破的昔日四中隊特種空勤任務室藍房子中跪地禱告，追憶當年為國殉難的同僚，雙眼緊閉，伏臥地板，久久不起，多少塵煙往事湧上心頭，一頓首、一投足、一俯地的同時，發自內心的訊息，當堪告慰那些曾在桃園機場留下雪泥鴻爪、為國犧牲的空中勇士了。

陳懷事件的影響

田教官因為RB-57D偵照中國大



田建南（右）與剛葆璞隊長（中）、陳懷（左）的合照。

陸所引發的耳疾，於民國五十年暫調總部新成立的「擎天小組」，負責空軍反攻大陸的戰備業務。陳懷在五十二年九月九日殉職前的某天，曾到臺北市永康街的田教官寓所拜訪，兩人還在大門口合影留念，田教官告訴筆者，那張照片應該是陳懷在世最後的留影了。

回憶九月九日當天，陳懷異於往常地未與田教官同鄉到和平東路的靈糧堂做禮拜，時任職於報社記者的阮日宣向田教官打聽：「外電報導中華民國的一架C-5偵察機被共軍擊落，飛行員已死亡，你知道那位飛行員是

誰嗎？」驟聞此訊息，田教官猜想可能是陳懷出事了，阮日宣遂依田教官的說法，發布了新聞，新聞見報之後，引發了軒然大波，陳嘉尚總司令下令要他立刻到總司令辦公室報到，田教官匆匆趕到總司令辦公室，陳總司令怒氣沖沖的訓斥他：「你怎麼把C-5的事洩密了？」，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田教官回答：「報告總司令，C-5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怎麼會是我洩的密？」陳總司令聲色俱厲的對田教官說：「誰讓你把陳懷的名字講出來的？」田教官向總司令報告：「他在每個星期天都會從桃園來臺

北約我一起去靈糧堂做禮拜，這次沒有來，和我同鄉的記者阮日宣來問我，我也只是猜想而已。」總司令遞過報紙來對田教官說：「猜想？報上記者當獨家報導，寫的有聲有色，你知道影響有多嚴重嗎？」，頗覺委屈的田教官向陳總司令說到：「報告總司令，我從戰鬥部隊

調進偵照部隊也有十多年了，曾發誓成全大我，不計名利得失，但看到別的部隊為配合我們而與共軍空戰，立刻獲頒助獎拿獎金，我們偵察部隊深入敵陣，有好幾百次以上的戰績，出生入死冒險犯難去偵照，默默奉獻也就算了，連為國犧牲了，說個姓名都算洩密，對烈士還要隱姓埋名，有這個必要嗎？」總司令聽完田教官的陳述，面色慢慢緩和下來，他令田教官把整個事件經過寫個報告，呈情報署簽辦，後來公文呈給總統蔣中正先生時，總統並不贊同以前「秘而不宣」的慣例，批示公開表揚，以顯陳懷烈士的生榮死哀。陳懷殉職後隔年四月的復活節，蔣總統在士林的凱歌堂為陳懷證道；九月三日，臺北空軍子弟小學落成了一棟以懷生為名的建築物，並樹立他的銅像，蔣中正總統親題：「音容宛在」，並有懷生語錄、生平事蹟，鐫刻在銅像基座的四個立面，並由蔣經國先生和徐煥昇總司令共同主持落成啓用典禮。

民國九十九年，筆者協助輔仁大學學習賢德老師製作紀念陳懷的紀錄片「你依然存在」時，曾訪談田教官。後來，教官跟筆者說：「我不知道當年老先生是否聽到了我的心聲，但我心中非常高興，當時能有這種結果，

讓我可以告慰老戰友陳懷在天之靈，這是他應得的公道。」爲陳懷爭取應有哀榮的善舉，深埋田教官心中，在陳懷殉職四十八年之後才公開說出來，習老師和筆者都向田建南教官致上最高的敬意。

因爲洩漏陳懷名字的新聞事件，田教官被記申誡一次，黯然離開了總部的擎天小組，被調到作戰司令部，擔任前進管制小組的教官，受此影響，讓他感到心灰意冷，於是依據空軍總部當時新頒發的「獎勵完成特種任務後，特准病退，或予深造及外放之規章」條例，申請因病退役獲准，結束了軍旅生涯。

談陳懷的三個小故事

一、體恤瓜農的辛勞

田教官說某年夏季的一個大熱天，他們十二中隊的一群飛行員，利用空閒，到基地旁邊的西瓜田裡遊玩，興緻一來，就將田裡已成熟的大西瓜切開來吃，一群人打打鬧鬧，連吃帶砸，一共消耗了十幾個大西瓜，要離開前，陳懷從口袋中掏出了一共三百



總司令王叔銘至十二中隊參加聖誕節活動，右起田建南、王兆湘、馮紀、陳懷。

元的臺幣，用石頭壓在顯眼的地方，王兆湘詫異的問陳懷，一斤西瓜才幾毛？你這是幹什麼？陳懷笑了一下沒說話，大家從他的舉止神情中，都能體會出平時熱心助人，有悲天憫人情操的陳懷，此番又再次展現了體恤農民辛勞的情懷，認爲不能平白無故的占人便宜，糟蹋別人的農作物，且身爲軍人，豈能隨意破壞軍民的關係，大家後來要分攤那筆費用時，陳懷又

堅持由他請客，田教官還很不好意思跟陳懷說：「你這次幫我們買的西瓜好貴，讓你破費了，我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呢！」

二、爲通信官夏俊學上尉醫療的事情費心奔走

據田教官告訴筆者，在民國四十八年六大隊的通信官夏俊學上尉，突然得了一種肌肉萎縮的怪病，初發病時，左手肌肉逐漸麻木萎縮，後來蔓延到左臂、右手、右臂，最後，四肢都麻木萎縮且失去作用，經軍醫治療仍不見起色，因爲田教官的一位長輩認識臺大醫院的醫生，經由田教官出面請求那位長輩幫忙，夏上尉轉院到臺大醫院治療，但病情依舊未見好轉，醫生也束手無策。與夏上尉空軍通校同期的李崇善教官也曾告訴筆者，後來因爲夏上尉的病情加劇，他與通校同期的同學們商量之後，將夏接到新竹市，由李崇善教官夫妻以及其他幾位單身的同學輪流照顧，陳懷曾多次在假日時趕到新竹來探視，當時擔任三十四中隊特種作戰任務的李崇善教官知道這位氣宇軒昂、高大英挺的少校飛行員陳懷是偵察機部隊的菁英，和他算是「同行」，因而惺惺相惜

，幾次接觸後發現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因此對他留下了極佳的印象。後來，臺北松山療養院的美國籍院長看過了夏俊學的病況後，告訴李崇善教官及他的同學們，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附設的醫院，正開始研究這種病症的治療方法，可與該單位聯絡看看，也許可以找到一線生機，陳懷獲悉這個訊息後，立刻以他流利的英文，寫信給該醫院，請求能免費醫治重病的夏俊學上尉。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喬治華盛頓醫學院同意免費醫治夏上尉的回信寄達臺灣，然在赴美的旅費尚未籌到之前，夏上尉已因病入膏肓而去世了。陳懷教官、田教官、李崇善教官夫婦及其他通校同學們熱心助人的精神，令筆者感佩不已。

三、與陳懷互留遺言

民國一〇二年五月底，陳懷在福州的親人終於來到臺北參加由空軍司令部舉辦的陳懷烈士追思會，田教官也是受邀出席的貴賓之一，在追思會開始之前，他曾說：「幾經考慮，他準備向陳懷的兩位妹妹透露一個當年的小秘密，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隨著福州陳家親人來臺的行程即將結束，筆者曾和陳懷的三妹陳敏女士聯絡

，得知因為她們每天都有活動行程，還無法和田教官連絡，一直到她們要離臺返回福州的前一天（六月一日）才有時間接見訪客，田教官到她們下榻的空軍官兵活動中心會面，向她們說出當年陳懷要他代為轉達的遺言。

後來，田教官以電話告訴筆者，雖然只是簡短的幾句話，陳懷的二妹陳楓、三妹陳敏邊聽邊流淚，讓他感受到「往事如煙，不勝唏噓」這兩句話對人在情緒上所造成的影響真的不小。筆者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詢問田教官：「您究竟向陳楓、陳敏兩位女士說了什麼？」教官在電話彼端以低沉的語調說：「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他與陳懷驚險萬分、死裡逃生的完成偵照浙江衢州的任務之後，某天下午，兩人在當時十二中隊隊部後面的大池塘裡抓魚，在池塘的堤路上散步，談到前不久的那次危險任務，談到彼此在中國大陸的親人，陳懷要求我幫忙，若是將來有一天他被擊落殉職，而反攻中國大陸勝利成功時，請代為向他福建的父母親、弟妹們轉達遺言：『爸爸媽媽、弟妹們，我愛你們！我是要來解救你們的，我僅有的財產、物品全部交給母親大人處理』。」而田教官也以相同的遺言請陳懷記住。

之後田教官表示，雖然隨著兩岸局勢的不斷變化，反攻中國大陸的行動沒能付諸實現，這一生終老在臺灣，不可能會有機緣可以找到陳懷的親人了，但沒想到幾十年之後，竟然能有機會和陳懷的妹妹們在臺灣見面，把陳懷當年交代的遺言告訴她們，也算是不負陳懷所託了。

結語

民國一〇〇年，田教官曾做一首古詩，做為回顧當年任職於偵察機部隊時，出生入死執行任務的寫照，他老人家要筆者指正，使筆者萬分惶恐；為此，特別向田教官報告：「我一個後生晚輩，豈敢冒昧造次，任意更動您詩句的內容。」以下謹提供田教官所做「仰望」這首詩結文本文。

仰望

仰望蒼穹嘯風雲，男兒壯志為誰傾
痛惜神州家國夢，甘灑碧血故園情
高空偵照入腹地，無槍無炮亦無名
敵似鷹隼我如燕，騰挪閃躍技藝精
一瞬機損燃油罄，百里飄降豈微幸
比翼戰友今安在，輾作塵泥無影蹤
世事禍福誰逆料，功名褒貶後人評